



衣里伊人

■ 姜南

天气骤凉。搬家后头一桩要紧事，就是收拾衣服。上回这般大规模地打点衣物，已是十年前。

看着堆在十几个纸箱内的衣服，一时不知如何下手。想了想，先分两类，能穿的和不能穿的。其实，岁月才是最狠的筛选器，它带走我们青春的模样，却沉淀下厚重的身影。叹息中，我决定把那些旧的、窄的、过时的，先放一边。拿起衣服，分类、折叠、归置。没想到，原以为最简单的分类，竟让我陷入难以取舍的纠结。更没想到，在迟迟疑疑的断舍离中，我与一段温情满满的旧时光不期而遇。

被“发落”的旧衣堆里，有一件褪色的灯芯绒长裤。那是我少年时最拉风的装束，也是母亲最珍爱的衣物之一。母亲有一个樟木箱，装着她历经数次搬迁留下来的宝贝。每年，她都要打开箱子通风，再放进一两颗樟脑丸。我因此从小就知道，樟木是樟树的木材，樟脑是樟树产的，樟树叶子揉碎了，有好闻的樟脑香味。有一次，母亲让我开箱取物，顺便放进新的樟脑丸。掀开箱子，我一眼就看到这件灯芯绒背带裤。虽然沉睡多年，赭红色的裤子依然簇新簇新的，抚摸时绒面闪闪发光。母亲感慨道，时尚嘛，就是风水轮流转，如今又流行灯芯绒了。年轻时她也很爱美，省吃俭用买了布料，按最时兴的样子裁剪，可惜因为种种原因，裤子很快被束之高阁。她取出来让我试，正好。左看右看，她又收窄裤脚，改成一件俏皮的萝卜裤。看我喜滋滋地穿上，她比我还高兴。

我自小的穿戴，大多是母亲缝制的。每年春节，她都要找来当年最流行的样式，给家里每个孩子做一套新衣。有一年除夕，我半夜醒来，发现帘外透着昏暗的灯光，缝纫机的脚踏还哒哒作响，和着此起彼伏的鞭炮声，母亲在给我们赶制新衣。大年初一，她撑着疲惫的双眼，兴冲冲地让我们穿上新衣，装好红包，上街玩去！

如今，母亲已去世多年。唯有这件灯芯绒裤，留存着她温暖的气息，和我们母女共享的独家记忆。

旧衣中，还有两件手织羊毛衫，母子装，很特别。尤其那件婴儿毛衣，宽不过掌余，长不及两掌。蓝白相间的条纹里，嵌着繁复精美的图案，堪称“工艺品”。这是大学室友的母亲——大连妈妈寄来的。十几年前，得知我待产，她戴着老花镜重出江湖，说一定要亲手给宝宝制作一件特别的见面礼。

大连妈妈本是山东人，因缘际会成了大连人。她是医生，长得高挑出众，即便人到中年到老年，走到哪里，都是一道风景。在我有限的人生经历中，这样丰姿神采的妈妈，仅见过她一人。上大学第一个月，得知我们没尝过大连瓦房店大名鼎鼎的黄元帅苹果，她火速由铁路托运送来一百斤。那阵子，从我们的寝室到楼道，处处苹果飘香，人人举着一个黄元帅。第二个月，听女儿说我这个南方人在北方水土不服，她竟然坐了一夜火车，来带我去医院。

大连妈妈姓宫。这个并不多见的姓氏，给她的生活添了不少插曲。大二那年，她邀我到大连过暑假，由此切身感受了东北居家生活的欢乐气息。她家住五楼。那年头，电话还不普遍，公共电话设在一楼小卖部。谁家来了电话，小卖部阿姨会大声喊“某某，下来接电话”。她家来电话，就听到楼下大喊“五楼老宫，接电话”。在她家里，先生是不能喊“老公”的。先生姓张，是位工程师，大家都喊“张工”，在家里也这么喊。张工楼下，是单位的同事，也是位工程师，姓母。这下热闹了。刚开始，楼下接电话的人搞不清老宫、老母、母工的电话。时间久了，也弄明白了，再喊就是“五楼老宫”“四楼母工”。但来上门的访客不知其中蹊跷啊，所以，两家经常亲亲热热地把走错门的客人请到楼上或楼下。

因为一个人，会爱上一座城。因为大连妈妈，我对大连人和大连这座城市，有着异乎寻常的亲近感。大连的足球、大连的海鲜、大连的苹果，大连高低起伏的街道，都深深地存在我的记忆盒子里，只要打开，芬芳四溢。在这个盒子里，大连妈妈编织的羊毛衫，是永远的C位。

文艺随笔

茅盾读书

■ 江舟

11月19日，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茅盾文学奖颁奖礼在浙江桐乡乌镇落下帷幕，五位作家获颁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

茅盾文学奖是以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茅盾的名字命名的奖项。茅盾先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和中国革命文艺奠基人，在中国文学界享有极高的声望和地位。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同时非常热爱读书，一旦遇见挚爱的书籍，他会反复阅读很多遍。

在茅盾先生的传记里，我发现他最爱读的是文学作品，尤其喜欢阅读历史类和幻想类的文学作品。

在中国古典作品中，茅盾最爱读的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两本书，尤其爱读《水浒传》。两部著作同属历史小说，茅盾却读出不同的感悟。他认为，《三国演义》这部书“无一事无来历”，所谓“来历”，就是这部书内容全部来源于历史的记载。《水浒传》也有“来历”，却不是前人的记载，而是当时的民间传说。这一点差别，就使得《水浒传》中主要人物的性格更加生动，为读者喜爱。论描写技巧，《水浒传》比《三国演义》更为优秀。例如林冲和杨志、鲁达和武松，都是一直写到他们故事的终结，他们性格的发展才结束。这种写作方式对茅盾有很大的启发，他曾称自己作品中对人物和性格描写，就是得益于阅读《水浒传》的启迪。

在外国文学作品中，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是茅盾先生最爱读的一本书。他读过这本书的英文译本，也读过伍光健先生的中译本。大仲马描写人物的手法，最集中地表现在达特安这个人物身上。茅盾在阅读中发现：达特安个性很强，然而又最善于学习他人之所长。达特安从他的朋友们（三个火枪手）身上学到了不同的优点，这些优点汇集到达特安身上，就变成了达特安的性格特点。表面上达特安还是达特安，不过已经是更加完美的达特安了。而这样的性格发展的过程，完全依附于故事的发展，而非凭借抽象的心理描写或叙述，这种创作方式，也让茅盾大获裨益。

岁月山河

盐丁村的石头

■ 李焕才

这里除了石头，还是石头；跨出家门，便踩在石头上；站在石头上，看到的都是石头。石头有大有小，有高有矮，或是分散，或是成片，或是成堆，或是集成山。石头都是黑褐色，人好像也变成了黑褐色。石头没说话，面对石头，人们也没必要多说话。石头没动，可人要动，人也就成为会动的石头。这个“会动”不得不，就动出了人间烟火，动出了喜怒哀乐，动出了缤纷的生活。比如这里的人过日子，就是数石头，每迈一步都在数，石头没完没了，也就数不完，又数不清。数不完和数不清就得接着数，天天在数，日子也就永远延续，生活也就无限重复；延续和重复的生活在岁月中自然发酵，也就酿造出无穷的趣味，这个石头的世界里也就生动、活泼、精彩，甚至演绎出世间的奇迹。

哪来这么多的石头？说是几万年前，这里原是一片海，海水的下面压着一座大山。压得久了，那山不堪重负，愤怒了，那长久积蓄的力量都变成了火，爆发了，撑开水面喷发了出来，变成一座火山，那火熔化一切，也就是岩浆，岩浆落下，冷却了，就变成了石头，叫作火山岩，或者叫玄武岩。火山喷发的当时，场面一定很壮观，可是几万年前的事，谁也没看见。后来人们见到的只是石头，还看见那座喷射岩浆的大山和山顶那凹陷的火山口，名叫峨蔓岭。峨蔓岭四周堆积的石头簇拥在一起，高出了海面，于是成为一个好大的岛，这个岛与儋州北面海边的陆地相连接，也就叫北岸半岛。

都说水火不相容，这个火山石堆成的半岛没有忘本，不肯离开大海，仍泡在海水里，日夜与大海亲近，当然，也难免有闹矛盾的时候，比如刮台风时，大海腾起巨浪，翻滚着朝岛上扑来，大有要冲垮半岛之势，石头当然没等闲，巨浪在岛边发出一声声轰隆的巨响，结果，都在石头面前撞得粉身碎骨，变成了一片片飞扬的水花。岛边的石头没被击碎，只是被打磨得光亮圆滑，半岛依旧岿然不动，甚至没移动半步。石头们历久弥坚，相互偎依，相互扶持，很硬气。

在很久以前的某年某月，来了一伙人。也许是他们很喜欢大海，又喜欢石头，尤其喜欢海水和石头那种既亲和又博弈的活泼场面。他们住了下来，在海岸边的石头上又拿石头垒成了房子，于是，这里有了一个村庄。海水和石头天天在村前做游戏，涨潮时，海水呼啦啦涌过来，淹没了岸边的石头，白茫茫的一片，退潮了，海水扔下石头跑了，冒出来的石头一个挨一个，黑乎乎一大片好不壮观。村里人于是参与它们的游戏，将涨上来的潮水截住，又将石头削平，铺成一块块石头田，有些削平了的石头周边留着一圈小田埂，便变成一块块独立的小田，他们将截留的海水浇灌在石头田里，在阳光的热烈关照和催促下，那蓝色的海水就在这黑色的石头上神奇地凝结成晶莹洁白的盐巴。盐为百味之王，任你山珍海味，盐不可或缺，人体的血液里更是少不得盐的含量。有了盐，村里人不屑在石头上的盐田，也就成了千年古盐田。

生长在石头上的盐丁村人很自得，很自足。春来夏往，潮涨潮落，海浪不断更新，村民一代接一代，石头没有变老，他们靠海吃海的理念也没有变老；他们在风风雨雨中与日出日落循环往复，不知不觉中，已经在这片石滩上坚守了千年，村前那石头上的盐田，也就成了千年古盐田。

头缝里抠食，女人把盐巴挑到周边村庄去，便换回番薯、大米、芋头、花生、黄豆，男人又将盐巴运出半岛，衣食住行也就有了着落，这个村也就得意地名为盐丁村。

其实，鱼、虾、蟹也参与了海水和石头的游戏。潮水涨上石滩来时，鱼虾蟹们屁颠屁颠跟着上滩来玩，潮水去了，鱼虾蟹们不肯离去，躲在石头缝里捉迷藏。盐丁村人就去“关照”它们，背个篓子、抓把网兜走下村前的石滩，也就信手拈来，有章鱼、墨鱼、石斑鱼、有青蟹、花蟹、石蟹，有斑虾、龙虾、琵琶虾，又有各种各样的螺，甚至还有海参。于是村里的餐桌就很丰盛，又繁杂了周边集镇的农贸市场，他们的日子自然很滋润。

常年看着风浪在自己的面前喧嚣，盐丁村人当然不是只躲在石头缝里看，风浪拍打岸边的石头，其实再激荡他们的情怀，他们激情澎湃精神抖擞，要到海上和风浪玩耍。他们扛着渔网，走过去石滩，扑向大海，在风中浪里和那些鱼虾蟹嬉戏打闹；他们还扬帆出海，直接和狂风巨浪博弈，在波峰浪谷中展现他们的智慧，用顽强勇敢换来的收获填充生活的欠缺，从而赢得大海的尊重和爱戴。

生长在石头上的盐丁村人很自得，很自足。春来夏往，潮涨潮落，海浪不断更新，村民一代接一代，石头没有变老，他们靠海吃海的理念也没有变老；他们在风风雨雨中与日出日落循环往复，不知不觉中，已经在这片石滩上坚守了千年，村前那石头上的盐田，也就成了千年古盐田。



《丽日》三联幅(油画) 张杰作

海天片羽

黄庭坚的书法

■ 包光潜

黄庭坚只身前往宜州，此处也是他人生的终点站。

据《宜山县志》记载，黄庭坚（字鲁直）一到宜州，便有术士说“宜州不宜”。宜字乃直字有盖棺之义也。鲁直其不返乎？一年有余，山谷果然于贫病交加中病逝，享年61岁。

羁押宜州期间，黄庭坚靠朋友或仰慕者接济，同时也为他人写字题记，甚至谀墓，来养活自己。尽管人情温暖，但毕竟是戴罪之身，又远离亲人，黄庭坚表面上达观于友，相悦于朋，内心却愁苦至深，时常于夜深时如猿长啸。

这一年多时间里，黄庭坚创作了15首诗词和五幅书法作品，还写了《游龙水城南帖》《跋李资深书卷》《跋与张载熙书卷》《代宜州党皇城遗表》《代宜州郡官祭党守文》《左藏君墓志铭》等文，以及《乙酉家乘》日记一部。15首诗词中有《南乡子·重阳日宜州城楼宴集即席作》和《虞美人·宜州见梅作》——“天涯也得江南信，梅破知春近。夜阑风细得香迟，不道晓来，开遍向南枝。玉箫弄粉人应妒，飘到眉心住。平生个里愿杯深，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离愁别绪和思国念亲之情跃然纸上。

黄庭坚最后的日子里，创作的书法作品有《书自草书古乐府后》《书自作草后赠曾公卷》《题东坡小字两轴卷尾》《游龙水城南帖》《范滂传》《为李华重试南丰郑熙核笔》，除《范滂传》外，其他作品至目前，均未发现。《范滂传》是黄庭坚应宜州府的嘱托所写。

之请，用鸡毛笔创作的行书作品，也是黄庭坚的绝笔之作。《范滂传》原作为南朝宋范晔所作。它叙写范滂一生嫉恶如仇，秉直而行，慷慨赴义，表彰他出淤泥而不染，处险恶而自拔的非凡气节。黄庭坚书写此文，也像当年写《廉颇蔺相如列传》一样，昭示心迹。

行书《范滂传》纵横捭阖，雄昂逸然，畅快淋漓，倾情于笔，泣血于墨。行笔峭拔而又圆通，瘦削而不枯弱。点画相济，顿挫而行，擒纵相宜，有骨有肉，寓巧于拙，结体舒展却又变化多端。大气磅礴，势若吞虹，尽显王羲之书法神性，实乃书法瑰宝。

而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黄庭坚的《老杜浣花溪图引》，在此也不得不提。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焚烧后的残本，后经补齐与修复。至于怎么被焚，我查阅了资料，略知一二，即该卷曾被明代夏文振收藏，某年某月某日，他家遭遇火灾，烧损了不少字画，其中即有本卷，所幸只烧毁了下端，食后残存卷心。故而，现在所见的墨迹，每行末字均为夏文振之子夏德声所补书。

《老杜浣花溪图引》是黄庭坚为了歌咏杜少陵在锦官城外浣花溪草堂的生活情景及周边环境所作的一首歌行，并草书；或许是黄庭坚专门为某集所写的跋诗，被后人割离，单独装裱成一体。这首诗后来收入《山谷外集》。它写于黄庭坚42岁的时候，即北宋元祐三年（1088年），都说此卷是

神来之笔，不可多得。“笔法苍老，多骨少肉”，已然具备了山谷晚年的书法特征。可以肯定的是，它是黄庭坚早中期草书的重要代表作品。

明代王世贞在卷后跋中评道：“老杜浣花溪图引也，歌词力欲求奇，然是公最合作语，书笔横逸疏荡，比素师饶姿态，亦稍平易可识。而结法之密、腕力之劲、波险神奇，似小不及也。”跋中“素师”指的是唐代怀素。王世贞将黄庭坚与怀素书法特点进行比较，本身就是充分的肯定，其评价也算准确。

纵观黄庭坚的传世墨迹，我们可以从它们的不同形态中看到山谷的心路历程，譬如青年时代的孜孜追求与刻苦学习，却处处有着鹅学舌的媚俗，后来醒悟，痛改前非，精研晋唐名家草书，却又甘守自我，形成了独特的艺术个性，终于迎来了中年气象和老来的淡定与超拔。这种困顿中不失执着的中年气象，定然是他精神气质的折射，尤其表现在行草的艺术成就上。

黄庭坚的草书清瘦神健，遒劲婉美，既有纵横捭阖的体态，又有临危不折的奇姿。笔力雄，篆意浓，自成一格。特别是他的狂草，形似婉转，实则灵动不羁，点画和断笔间或出现，又恰到好处。在章法处理上，笔随心意，“飞流直下三千尺”，气势夺人，仿佛危岩兀立，飞流或左或右，却总在笔端的掌控之中，既非脱缰野马，也不是遮眼推磨。

诗路花语

菩萨蛮·水仙(外二首)

■ 周济夫

冉冉即过年初七，余花不忍轻抛弃。
相伴一年年，花中唯此仙。
仙踪迹渺，仙卉清香绕。
对此素心人，如闻金玉音。

○减字木兰花·京郊蟹岛

初见芙蓉花

芙蓉如面，妙喻尝从诗里见。
过尽花期，丛畔还存三两枝。
薄衣淡晕，颜色依稀姑射韵。
绰约风神，一点相思隔海津。

居仁村瀑布

清水湾夕照

■ 王健强

日色熔金浮海中，霞蒸云蔚似仙宫。
莫嫌向夕余光短，人世难求一瞬红。

万泉河上游访旧

■ 陈奋

石壁秋烟带晓风，
长船稳渡出西冲。
龙盘苇外消轻浪，
虎守渊回饮断虹。
一水连天浮丽日，
群山随势接孤鸿。
记持曾约寻仙去，
阵阵归心泛滥中。

暮色轻抚冬天的村庄

■ 徐永清

冬日的村庄宁静
路上的泥巴变得坚硬
一棵树在冬天复活
我没有在树底下站立过
我知道有凸起的树根露在地表
像耕作时候的农人
拼着力气
青筋暴露

当外婆住的老屋升起炊烟
头顶的飞鸟消失在远处的田野
有青灰色的碎瓦片嵌在沧桑的村路上
一辈一辈的村人
赤着脚
下地 上田埂

他们像水草底下的小鱼
小心翼翼地呼吸
或者沉到水底
用泥沙包裹自己
他们对季节和生命的认知
来自一粒粒带着泥土味的粮食

半瓶腌萝卜还没有吃完

暮色轻抚冬天的村庄

娟娟
娟娟

投稿邮箱
hnrbzpb@163.com